

程序公義 應有之義

蘇錦樑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

自2015年12月9日，《2014年版權(修訂)條例草案》再次排上立法會議程以來，5次會議中已經因法定人數不足而流會3次。當中反對派議員要求點算人數195次，虛耗超過37小時，再辯論中止/休會待續及付專責委員會的議案24小時，真正審議條例草案不足12小時。

個多月來，反對派議員不斷歸咎政府不顧民意，指責政府對三項建議修正案寸步不讓，又不肯撤回條例草案，想要「強行」通過法案。反對派議員聲稱有會議也不出席，是履行職責，維護港人自由。

事實是否政府無理至此？就讓我們回歸基本步看看。香港的立法工作多年以來建立的優良傳統，就是政府因應社會的發展和需要，對議題作初步探討，並透過諮詢公眾，收集、研究不同持份者的意見和證據，以訂出立法建議，推薦予立法會審議。對重大的條例草案，立法會都會成立法案委員會研究，更會邀請代表團體出席表達意見。法案委員會審議完畢，會把條例草案交立法會大會辯論，政府和每一位議員都可以提出修正案。通過法案或建議修正案與否，由立法會決定。

對社會上敏感的議題，當不同持份者有不同強烈意見時，上述的立法傳統尤為重要，確保行政及立法機關都不偏聽，所作決定都以香港整體最大利益為依歸，避免權宜行事。

條例草案絕對是平衡成熟的方案

程序公義，毫無疑問，是香港的核心價值。孕育立法建議的過程中，就要透過公眾諮詢，給不同的持份者在社會上一個公平表達意見的機會，合乎自然公義，也和海外法制成熟的地方的做法一致，是法治的一塊基石。

自2006年起，對版權條例進行的修訂工作正是一例，皆因涉及不同持份者的權益和訴求，平衡絕對不易，才會久經三次正式諮詢。僅自2013年以來，我們和業界和網民組織會面40多次，出席10多個大小論壇，詳細討論政策細節，積極改善立法建議。

目前的條例草案，已反映過往多年的討論共識，本身絕對是平衡、成熟的方案，才交今屆立法會審議。專責的法案委員會，各大政黨的代表都有參加，經16個月共24次會議近50小時的討論，去年11月支持恢復二讀辯論，接連四個星期的內務委員會會議備悉，沒有議員反對。審議條例草案的進度和恢復二讀的時間，決定權在立法會，一直公開，政府已充分配合及協助。

立法程序至今，就是立法會議員正當履行責任，開會辯論法案及建議修正案的優劣，考慮是否支持建議修正案及法案並進行表決。

政府對各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有保留的理據，已在法案

委員會會議上清楚交代和討論。就以公平使用為例，有關的建議涉及版權制度根本的改動，爭議極大。澳洲1998年以來四次探討未果，最新一次始於2012年，至2014年澳洲法律改革委員會建議制度上採納公平使用，取代公平處理。2015年，澳洲政府就此開展經濟效益分析，並就全面的知識產權安排進行調查，尚未有任何立法決定，可見課題絕不簡單。

香港早於2004-2005年，也曾就此建議諮詢公眾，結論是不採納。今次始於2006年的立法工作，研究採納公平使用這個重大課題，一直都不是立法焦點所在，至2015年7月及10月法案委員會的會議，方有討論建議的修正案。

我們同意網絡生態的發展一日千里，有必要確保版權制度與時並進，但這不會得出可以跳過公眾諮詢和社會討論，今天就改弦易轍的結論。我們已承諾盡快再行檢討公平使用這建議，原則上的堅持，是透過公眾諮詢，給各方持份者一個公平表達意見、鋪陳正反理據的機會，社會有所討論。這是政府公平面向香港不同社群的應有之義。明明是探討不足、影響深遠的建議，社會上持份者的聲音不只一把，為什麼只是要公道兼聽各方意見就被指為寸步不讓，與民為敵呢？

議員要履行責任審議草案

我絕對同意立法會二讀條例草案後，在委員會審議階段，可以辯論政府不接受的建議修正案，更有權力通過或否決，這是立法程序一部分，立法會承擔責任。政府向來恪守程序，但也期望議員履行責任審議。

立法會審議有爭議的法案，這不是第一次，也不是最後一次。有爭議就不出席會議以逼政府非立即接受三項建議修正案不可，由少數拉布議員決定，對尊重程序公義但反對建議修正案的持份者，又是否公平？如果政府讓步，這等同剝奪廣大社會人士能夠透過公眾諮詢，去知悉、了解及討論公共政策議題的權利。

動員不開會的議員說要守護言論和創作自由。我要重申，言論和創作自由的憲制保障見於基本法第27、34及140條，也彰顯於《版權條例》下的各項新舊明文豁免，真是大非的話，更有第192條確認公眾利益至上的終極保障。條例草案固受此限，也和國際社會通行多年的法律規範看齊，為什麼偏偏香港採納，就有荒唐的結果？

現在的爭拗，是政治，不是法理。繼續下去，優良的立法傳統只會消耗殆盡。皮之不存，毛將焉附？最後就只剩下政治權宜，任恐懼玩弄。



蘇錦樑

港大學生暴力衝擊有違民主精神

溫忠平 新界社團聯會(新社聯) 副理事長

港大罷委會學生連同一批搞事者衝擊校委會，圍堵校委會委員，令校委會委員感到人身安全受到威脅，港大校長馬斐森更指當晚一度被圍堵，堅持學生的舉動不可接受，更讓他想起「英國希斯堡球場慘劇」，應予以譴責。

港大百年盛名因學生無理的粗暴行動蒙上污點，不知港大激進學生對此作何感想？利用暴力抗爭的野蠻行為所得出的會是真「民主」嗎？如果港大最後得到了激進學生所要的民主，而令優秀人才不再仰慕港大，這樣的結果又是否為社會所樂見？這群動輒以武力要挾校委會和

社會的港大學生，為達到個人目的，損害的是百多年來港大前人兢兢業業的努力成果，這又是否「殘母校以自肥」？

港大一直以來擁有民主傳統，在校委會中安排學生代表的席位，正是出於尊重民主原則。港大學生會主席，能夠參與校務表決，應該珍惜這份權利，遵循愛護港大，推動港大向前的原則，認真履行自己的職責。事實上，學生代表畢竟閱歷和經驗不足，對於學校運作的認識和考量，不可能成熟而全面，亦未必能站在管理者角度去考慮問題。如果因為一己之私或個人喜好，便強迫他人接受

自己的觀點和提議，甚至以武力相要脅，這就是對港大民主精神最徹底的傷害和違背。激進學生受某些政黨政客教唆煽動，充當「奪權」運動的「爛頭卒」，既無益於學校運作，更破壞了學校行之有效的原有秩序。作為學校的持份者，學生們應該以文明的方式和理性的態度，與校方溝通商量，而並非抱着「暴力抗爭有出路」的負面態度。

港大的國際聲譽受到耗損，這是整個香港的損失。希望港大管理層和學生能互相理解，雙方多作協調，從中找到合法合理的出路。

對索羅斯做空言論無須過分擔憂

李勇 中興匯金投資研究部高級研究員

據媒體報道，日前年過85歲的「投資大鱷」索羅斯在達沃斯論壇公開表示，其在做空美股的同時，也在做空亞洲貨幣。分析認為索羅斯要做空的亞洲貨幣，就是人民幣和港元。

索羅斯在1997年和1998年做空亞洲貨幣之舉，最終引發了震驚世界的亞洲金融風暴，給亞洲國家特別是東南亞國家帶來經濟社會民生各個方面的重創。1998年，索羅斯一度將攻擊目標瞄準了港元，引發了香港金融保衛戰，最後索羅斯「鎊羽而歸」。

進入新年以來，索羅斯的做空言論似乎得

到了佐證，人民幣匯價上演了近年少見的跌宕起伏。第一個交易周人民幣連跌4日；第二個交易周，人民幣中間價大幅拉升，到1月25日，人民幣對美元的在岸即期匯率累計貶值1.32%，離岸人民幣匯率對美元貶值0.6%。香港一度也出現了「股匯雙殺」的情況。應該說，人民幣匯率的下跌，破壞了人民幣穩定的預期，而在過去幾年中中國聚集了近百億美元規模的套利資本，因此當匯率預期逆轉之時，這些套利資本就會開始外逃，而大量的外逃又會反過來強化貶值的壓力與預期，形成惡性循環。

從根本上說，境外投機資本只能從輿論以及在岸市場上「誘空」中國，但是卻沒有「做空中國」的決定性能力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境外投機者雖然不能參與中國市場，卻能在離岸人民幣市場打壓人民幣匯率以引導市場預期。除此之外，他們還會通過做空與中國內地有着密切聯繫的港股和港幣資產，來對人民幣匯率施壓。

在經濟保持穩定增速、強勁創新活力、較高就業率以及外資利用水平的情況下，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，有着世界第一的外匯儲備，對於近日索羅斯做空人民幣的言論，無須擔心。在內力修為的作用下，當下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無疑成為狙擊索羅斯的最好招數。真正需要引起重視的是索羅斯關於中國經濟「硬著陸」的判斷，事實上在索羅斯沒有「唱空做多」陰謀的前提下，中國經濟「硬著陸」正是索羅斯此時放出做空中國言論的主要依據。

為應對可能出現的做空，除了保持平常心之外，在市場層面做好防範的同時，須要在宏觀層面以更積極的態度來應對經濟下行壓力，解決中國經濟運行的結構性弊端，加快自身的金融改革接軌國際化的制度設計。目前的首要任務是限制貨幣政策進一步寬鬆，同時，適當加強資本管制，以穩住匯率以及匯率預期，防止資金大規模外流對中國金融體系的衝擊與對貨幣政策的制約。



近期，索羅斯公開表示，正在做空亞洲貨幣。

吳靄儀亂扣「紅帽」 暴露公民黨反中亂港

高天問

公民黨吳靄儀向港大校委會主席李國章亂扣「紅帽」，攻擊李國章是「黨委書記」，顛倒黑白指學生的暴力行為「已涉本土反陸化」，為暴力衝擊拍手叫好。吳靄儀說「李國章上場，馬上暴露了港大正面臨大學制度大陸化的危機」。

吳靄儀的邏輯令人驚奇。她說，李國章上任後，想干涉學校裏面的重要人事決定，討論學校的教學和科研的改革，這和《北京大學章程》有類似之處，所以李國章就是黨委書記，香港大學也就是「大陸化」。這暴露出吳靄儀反中亂港，已經失去理智。根據《香港大學條例》，港大校委會是港大最高權力機構，而且存在逾百年，在港英年代已經有權決定港大的校長及其他重要人事的任命，還有有關港大規劃和發展的重大決定。在港英年代，吳靄儀、梁家傑、余若薇等曾經在港大讀書，當年為什麼不稱呼港大校委會主席是「黨委書記」？不提港大「大陸化」？不煽動學生衝擊校委會、圍堵校委會？

利用學生火中取栗

吳靄儀說，學生「反李國章意味反大陸化，在『本土主義』而言，已不是幾百名罷課學生的事」。吳靄儀企圖為學生像暴徒一

樣的行為辯護，把威脅校委會主席和校長人身安全的行為，說成是「本土主義」用行動對抗「大陸化」，為反中亂港的暴力行動升級製造輿論。吳靄儀的言論說明，公民黨正是激進學生的幕後指揮者和庇護者，公民黨深深捲入衝擊港大校委會的行動。梁家傑曾經在現場，親自拿著「大聲公」，指揮學生衝擊校委會，從幕後走到台前。

公民黨越來越激進，公開唆使少數學生衝擊校委會，為學生的衝擊暴力辯護，這只能說明大狀元知法犯法，企圖利用「本土主義對抗大陸化」，將鼓吹使用暴力合法化，更暴露出公民黨卑鄙無恥，利用學生火中取栗，把學生當作謀取政治利益的棋子，不惜煽動學生違規違法，賠上個人前途。

少數港大學生在眾目睽睽下，不斷搖撼校委會會場的玻璃門，導致玻璃門損壞，公然挑戰警方的執法，圍堵校委會不准離開。校長馬斐森被學生包圍，使他想到1989年英國希斯堡球場人踩人的慘劇，表示自己的生命也受到威脅。余若薇對於學生使用暴力視若無睹，反而說馬斐森所講的生命危險「僅是枝節問題」，「校委會作為大學管治架構，能否秉持公義和真相，同樣受到重視。」余若薇竟然說人踩人「慘劇發生，必須退一步

尋找根源，而非責怪所謂『暴民』的行徑。」余若薇把激進行動說成「正義行為」，並非第一次。2010年1月24日，余若薇在「五區請願」的記招上說，爭取雙普選，以「公民起義」作為運動口號。後來，「公民起義」又發展到「公民抗命」，成為「佔中」的口號。大批學生受誤導煽動參加「佔中」，包圍政府總部，堵塞交通，癱瘓社會秩序，令香港陷入79天無法無天的狀態。吳靄儀、余若薇為學生的暴力行動塗脂抹粉，說明公民黨就是港大暴力行動的幕後黑手。

反中亂港越來越瘋狂

公民黨從成立開始，就全力反中亂港。梁家傑早在任大律師公會主席時，就提出所謂「民族自決權」和「推動分裂正當性」的主張。2010年公民黨提出「五區公投」、「公民起義」，就是為「港獨」「賊佬試沙煲」。「佔中」的時候，公民黨的秘書長鄭宇碩勾結台灣民進黨的施明德，借助民進黨的力量，在香港訓練「佔中」街頭暴力鬥爭骨幹。公民黨的毛孟靜與新民主同盟的范國威發起「抗融合、拒赤化」運動。公民黨越來越激進，反中亂港越來越瘋狂，必然更加不得人心。

謠言最怕事實 借書店風波造謠已無市場

楊莉珊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常務副會長 北京市政協常委

銅鑼灣書店風波至今一個月，書店股東李波先後4次透過親筆信及視頻向家人報平安，強調自願返回內地協助調查，又指受書店東主桂敏海在內地涉刑案拖累所致。廣東省公安廳1月29日以書面回覆香港多份報章指，李波已去信香港警務處說明自己「不是被綁架」，而是自願返回內地接受調查，而他在內地是自由和安全。

事實清晰 謠言早已破產

李波先後四次透過親筆信及視頻，以及央視播出桂敏海視頻，就是最直接、最可信、最有說服力的事實。一切傳言、流言、謠言最怕的就是事實和真相。謠言可以有千萬個，但是事實和真相只有一個。書店風波真相大白，就使一切謠言沒有立足之地。反對派雖然在繼續捏造各種假消息，仍然在重複李波和桂敏海「失蹤」的謊言，但反對派借助「失蹤」謠言與風作浪已成強弩之末。上週日支聯會發動遊行示威要求盡快釋放書店「失蹤」人士，但遊行人數只有寥寥十多人，顯示借書店風波造謠已無市場。

李波4次親筆信及視頻都強調，是他自願配合內地調查。在1月4日第一封傳真到書店的信中，李波已澄清他是「採取了自己的方式返回了內地，配合有關方面調查，可能需要一段時間。」

在1月11日的第二封信中，李波希望各界尊重他的選擇和私隱，不要再在這件事上大做文章，「這才是對我最大的關愛」。其妻子同時接獲一段李波的視頻，李波在視頻中表示，他返回內地是他個人行為，目的是要解決一些個人事情，與他人無關，不明白何以有人為此而大做文章。

在1月23日李波直接寫信給本港警方的第三封信中，李波再次強調說明是自願返回內地解決問題，而太太是被人唆使報案，其後發現被利用即銷案，李波懇請不要再被外間騷擾。1月17日央視亦播出桂敏海視頻，桂敏海現身說法因醉駕逃避法律責任終於回內地自首。銅鑼灣書店風波徹底真相大白，反對派借書店風波詆毀「一國兩制」和恐嚇市民，可以休矣！

借書店風波製造恐慌 應受全社會譴責

從李波的再三澄清和懇請，到央視亦播出桂敏海視頻，事實已經非常清楚，二人回內地投案或協助調查，是普通的案件，也是完全出自二人本身的意願。但反對派仍然以此污蔑內地，詆毀「一國兩制」，說明反對派是借書店風波製造恐慌，聾人聽聞地聲稱港人的人身安全和出版、言論自由受到威脅，散播「一國兩制」名存實亡的謊言。外國一些反華勢力也借機大做文章，沆瀣一氣，遙相呼應，企圖以此攻擊和抹黑中國的形象。

反對派不僅嚴重騷擾和踐踏李波及他的家人人權，而且唯恐天下不亂在香港社會散播恐慌，這無論是對李波和他的家人，還是對香港社會，都造成了雙重傷害，只會激起市民對反對派的憤慨和譴責。

魯迅在《謠言世家》一文中說：「也會有殺人不見血的武器，那就是造謠言。但一面害人，一面也害自己……謠言世家的子弟，是以謠言殺人的，也以謠言被殺的。」魯迅在《搗鬼傳》一文中還說：「搗鬼有術，也有效，然而有限，所以以此成大事者，古來無有。」謠言止於智者，時代在發展，香港市民的心智越來越健全，反對派在銅鑼灣書店風波已徹底真相大白的情況下仍然繼續說謊，無異於不斷地自打耳光、自我抹黑。

《「一國兩制」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》白皮書指出：「要始終警惕外部勢力利用香港干預中國內政的圖謀，防範和遏制極少數人勾結外部勢力干擾破壞『一國兩制』在香港的實施。」銅鑼灣書店風波再次說明，防範和遏制極少數人勾結外部勢力干擾破壞「一國兩制」在香港的實施，一定要警鐘長鳴。反對派借書店風波干擾破壞「一國兩制」，必須受到譴責和抵制。

反對派拉布阻發展害民生

傅平

立法會反對派議員近期拉布成風，不但阻礙本港經濟發展，而且也嚴重損害民生，波及基層市民的生計。這些激進議員添煩添亂，損港殃民，必定受到大眾譴責與抨擊！

眾所周知，特區政府在本立法年度提交給立法會審議的基本工程項目共有72個，總值達675億元。但在反對派議員無休止的拉布阻撓下，立法會批出的撥款連一成也不夠。立法會議事效率如此之差，不是明顯與議員的職責不相稱嗎？

有鑑於此，本港建造業工人一針見血地指出，大部分建造中的工程由於沒有獲得立法會通過撥款，建造業工人將面臨「無工開」的厄運，將導致工人失業，受影響家庭人數難以估計。

與此同時，多個涉及房屋、交通、衛生、安老等項目的民生撥款，也由於「塞車」不能及時在立法會獲得通過。凡此種種，不是足以說明拉布議員誤港殃民，有破壞、無建設嗎？他們每月白拿納稅人的薪酬與津貼逾10萬元，難道能心安理得嗎？

林鄭月娥司長嚴正指出，多項工程與市民生活息息相關，對短期就業以至香港長遠發展都非常重要。為此，她呼籲反對派議員應以全港市民的福祉為依歸，以全港整體利益為重，回心轉意，停止拉布，使有關項目早日得以通過，使香港回歸正道，繼續發展。